

现代西方科学教条主义批判*

孙 德 忠

提 要 | 发端于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西方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整体和前提上看，却存在一些迄今未易的教条。当代西方一些科学哲学家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其中谢尔德雷克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在一系列著作中，他深入揭露了诸如“机械自然观”、“物质和能量的守恒”、“自然规律永恒不变”、“物质无意识”、“生物遗传的物质性”、“记忆是物质储存痕迹”、“心灵只存在于大脑”、“只有机械医学才有效”等广泛存在于当代西方科学共同体内的教条。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这些教条形成的根源在于：西方特定文化传统的孕育、现代科学自身的特质、“科学世界观”对宗教的竞争优势及其与世俗现代性的共谋等。

关键词 | 西方科学 教条主义 现代性 谢尔德雷克

中图分类号 | C03

作者信息 | 男，1971年生，哲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430063。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012-IB-009)

一、现代西方科学中的八大教条

在反思现代科学、探索现代科学发展前景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那些隐藏在现代科学光环阴影下的教条。例如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格里芬深刻批判了“科学主义世界观”和“科学自然主义”，①系统科学家普里高津、拉兹洛等从自组织理论和新宇宙论出发批判了作为西方科学文化基石的物质和实在观念，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卡普拉在其畅销书《物理学之“道”》中概括了科学新范例的“六大判据”，②这些事实上都已经涉及到现代西方科学中根深蒂固的教条。最近，被誉为“英国最具创见的生物学家”、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Rupert Sheldrake) 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集中分析了流行于当前科学研究活动中的诸多幻觉或教条。③根据他的看法，当代西方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着如下教条：

1、机械自然观

现代科学起源于对古老的有机宇宙观的拒斥。十七世纪以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宇宙和地球是具有生命的有机体，身体、灵魂和精神是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三个基本

层面。机械论革命的先驱开普勒和伽利略，用抽象化、普遍化的实验-数学模型处理自然现象，发展了“机械隐喻”，排除了自然存在中的灵魂之维。笛卡尔则把“机械隐喻”从自然物质扩展到动物和人身上，在他的二元分割中，整个世界只剩下广延性的物质与人的理性灵魂或精神两种存在。十八世纪的无神论唯物主义进一步将物质和心灵归结为唯一的物质存在，到十九世纪后期，机械论革命终告完结，“机械隐喻”、机械思维成为科学思维的核心。

机械自然观影响深远，现代科学中的还原论思维、实体思维、结构思维、绝对化思

① David Ray Griffin, *Religion and Scientific Natural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② (美)卡普拉:《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5-322页。

③主要包括他的下列著作：*New Science of Life: The Hypothesis of Formative Causation* (1981). New edition 2009; *The Rebirth of Nature: The Greening of Science and God* (1992); *Seven Experiments that Could Change the World*(1994); *The Science Delusion*, Coronet Books, Jan., 2012; 等等。

维等都是它的变形和延伸。它面对的是“纯粹客体”：在科学信仰和具体问题等方面力图摆脱不确定性的主观世界；把握的是“终极粒子”：将问题分解到最小的构成，将事物从复杂还原到简单，探究其最小的单位；追求的是“完美机器”：宇宙万物处于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性支配之下，形成了一个没有意外和瑕疵、具有合理性秩序的庞大系统。这些基本信念既是现代科学获得巨大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造成当前学科壁垒森严、知识破碎性增长、人与自然分裂、人与社会冲突的深层根源。一旦放弃了这个关于宇宙是无生命的机器的教条，就会引出许多值得探讨的新问题。

2、物质和能量的守恒

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是现代物理学和化学中的金科玉律，它表明：热力系内物质的能量可以传递，其形式可以转换，在转换和传递过程中各种形式能源的总量保持不变。这个定律及其延伸的一系列热力学规律在常规试验和机械系统中屡试不爽，“直到现代宇宙学的一些理论出现之前，能量守恒定律在物理学中是没有争议的。但在生物学中的情况却是，过去不甚清晰，现在则更不清晰。”^①在谢尔德雷克看来，物质不灭和动量守恒都不是以实验观察为基础，而是以哲学和神学思辨为基础的。在古希腊追寻绝对存在的原子论中，就暗示了物质总量的不变，十六世纪欧洲机械科学的奠基者们则力图将上帝、创世、灵魂不朽和物质不灭协调起来。所以，从思想史的根源视之，这个规律也不过是一个信念罢了。

但是这个信念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一是实体物质的消解。原子不是如牛顿想像的固体的、坚硬的、不可入的粒子，而是活动的结构。“宇宙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而是事件或过程的相互作用（如怀特海所特别强调的）。”^②其二，根据当前的理论，物质是能量过程。“亚原子粒子并不是由任何实质的物料组成的，它们是能量的构象。-----当我们观察它们时，我们既看不到任何物质，也看不到任何基本结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不断变换着的动态图像——能量持续不断的舞蹈。”^③其三，暗物质和暗

能量的发现，它们占据了整个宇宙物质的96%，而人们熟悉的物质和能量包括原子、恒星、星系、行星、电磁辐射等仅占整个宇宙的4%。暗物质产生了多种常规能量。宇宙在暗能量的推动下膨胀，又在膨胀中产生更多的暗能量。因此，能量总量并非总是一样的，宇宙也远不会象热力学定律所预言的那样将成为一架精疲力竭的机器。

3、自然规律永恒不变

在许多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看来，作为对自然规律之理性把握的科学知识，具有可检验、可重复的客观性，非地方、无国界的普遍性以及逻辑上、数学上的构造性，^④因而科学知识是稳定的，自然界受固定不变的规律支配。其实这种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由来已久。古希腊在对永恒实体的探索中发展起来的逻格斯精神和数学理性，使现代科学的奠基者在本质上都是柏拉图主义者或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他们信奉“宇宙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书”，甚至“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牢固地从属于这个传统”。^⑤

然而，自然规律不可能自大爆炸以来就永恒不变。地球上的研究只有区区三、四百年，我们怎么能确信这些规律一定永远如此、处处如此？如果宇宙和自然在进化，那么对其进行描述和概括的规律为什么不随之而变？事实上，由于基本常数依赖实验测量，它们的变化现在是物理学家中争论激烈的问题。例如有关机构在1973—2010年间测得万有引力常数在6.6659至6.734之间波动；精细结构常数(fine-structure constant, α)不仅变化了数十亿年，而且还依赖人们对它的观测方位；从1927年测量光速以来，屡次所得数据也有变化。^⑥常数变化的含义

^①Rupert Sheldrake, *The Science Delusion — freeing the spirit of enquiry*, Coronet Books, Jan., 2012, P103.

^②Karl Popper and John C. Eccles, *The Self and Its Brain: An Argument for Interactionism*. Routledge 1977, P7.

^③(美)卡普拉, 1999, 第317页。

^④刘大椿等：“科学的哲学反思：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

^⑤Rupert Sheldrake, Jan., 2012, P123.

^⑥Rupert Sheldrake, Jan., 2012, P126-130.

极其深远，它意味着自然过程不再被视为完全一致，在物质实在的核心存在波动。而不同的常数在不同的比率上变化，又将会产生不同性质的时间。因此，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是不存在的。

4、物质是无意识的

从十七世纪的机械科学开始，物质逐渐被界定为是无意识的，有意识的心灵则赋予了人类、天使和上帝。笛卡尔以身体与灵魂、大脑与心灵的二元论完成了这种分割。科学唯物主义只考虑可以被数学化、模型化的“第一性质”，将灵魂、精神从物质世界完全剥离，以反对宗教世界观，但却面临不可证实的内在矛盾；机械二元论支持灵魂的存在与不朽，却无法解释身体与灵魂、大脑与心灵的相互作用。双方在视物质为惰性的、无生命的、相互之间无内在联系的孤立存在方面，日渐趋于一致。

但西方文化从未放弃破解机械二元论的努力。从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到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从启蒙导师狄德罗对主观性的推广到赫尔德和叔本华等的意志主义“泛心论”、从美国实用主义大师詹姆斯和皮尔士对物质和经验的并举到法国生命主义哲学家柏格森对创造和绵延的推崇等，都是在探究物质与意识的深层关系。怀特海以量子理论为基础，注意到了一切物理客体的内在时间性，发展了身体与心灵在时间中有机关联的过程思想。事实上，在人的选择、动物行为乃至电子运动中，都存在类似经验和感觉的内容，即一切物质都存在精神向度。承认这一点，不仅会完善我们的经验，还会影响我们与世界、与其他人的关系。

5、生物遗传都是物质性的

遗传学是现代生物学的核心。自1953年发现DNA结构以来，人们开始在分子的层面上研究遗传。其中标准的观点是基因刻写并携带了遗传信息，生物的生长和发展过程就是这些物质性基因的膨胀和展开，正是基因决定了一切生物在细胞组织、生命机体和活动性状等方面的代际遗传和相似。如果能够认识和控制基因，甚至可以使生物按照人的需要来发育和生长。除了通过语言为媒介的文化遗产之外，其它一切形式的遗传只

能是物质性的。2000年人类基因组工程的完成，使这种观点在技术上达到顶峰。

有科学家认为对基因作用的评价过高，分子生物学中的“基因崇拜”尚需存疑。第一，基因的分子排列不能解释有机体的活动。基因组隐喻必然假定：在生物体的最小、最后单位中有一种先在的规则决定着它的生长，只要找出初始程序，就能干预、决定其方向。这是脱离机体整体及其环境的看法，仍然是还原论、机械论思维；第二，复杂生命体与DNA分子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基因不能单独解释生物不同肢体、器官的差别。“基因在果蝇和人类身上是多么相似，它根本不能用来解释果蝇和人类的区别。令人震惊的是，范围极广的动物种群的身体多样性并没有在反映在基因的多样性上。”^①第三，人类基因组的实际预见价值较小。有调查表明，在30000人的与身高有关的50个基因中，能够影响身高遗传的只占5%，大量的可遗传性征不见了或者还无从知晓。“从2008年开始，在科学文献中将这种现象称为‘遗失的可遗传性问题’。”^②第四，20世纪关于“获得性遗传”的争论余音未熄，达尔文和拉马克曾将其视为常识。

6、记忆作为物质痕迹储存

人和动物都有记忆，记忆是经验和行为的基础。记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大多数科学家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记忆作为一种物质性的痕迹存在于大脑中，就象蜡块上留下的印记和计算机的记忆存储系统一样。但是这种记忆痕迹究竟在哪里？最近一个多世纪的实验科学和神经心理学一直没有答案。关于记忆的本质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古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怀疑记忆不是物质性的印象，而是非物质性的灵魂。当代哲学家柏格森和怀特海则将记忆看作是大脑物质结构之外的跨时间直接关联。

在谢尔德雷克看来，记忆研究应该用“共振理论”（resonance theory）来代替“痕迹理论”（trace theory）。他认为，记忆是通过共振效应从过去的类似活动模式中传递

^①Rupert Sheldrake, Jan., 2012, P241.

^②Rupert Sheldrake, Jan., 2012, P237.

而来。在一切形式的自组织机体中，都存在这种跨越时空的活动模式形态共振。形态共振是蛋白质折叠习惯的基础，是本能行为模式遗传的基础，在学习迁移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形态共振可以为记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至少可以看到五种记忆类型：习惯化、敏感性、行为记忆、识别和回忆。记忆不是物质存储而是精神-形态共振，记忆研究的这种从神经元细节向形态共振的转变，可以开发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集体无意识甚至宗教文化等更加深层次的问题。①这种思路在当代文化学者那里得到了积极回应。②

7、心灵只存在于大脑中

常识性的科学观点认为，大脑是心灵的居所，思想是大脑的活动，有意识的经验仅仅是大脑主观活动的产物，离开大脑的印象、心灵和思想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一个无需检验的科学常识其证据何在？生活中的直接经验并不支持这一点。例如不可能通过任何手段在任何人的大脑里发现印象、思想和观念，我们对周围事物的感觉印象在我们的身体之外而不在大脑里，指尖的感觉就在指尖而不在头部，等等。关于感觉印象如何发生的争论由来已久，计有三种主要观点：眼睛“摄入说”、外物“流射说”以及二者的综合。经验的自明性和理论的全面性意味着：观念、印象和思想的发生既在大脑之内，又超出大脑之外。

谢尔德雷克提出的“心灵域”（the fields of minds）概念切中此意。他认为，人不是消极的感受者而是积极的活动者。视觉的形成既有心理机制，又有物理机制，它通过延伸性的“知觉域”（perceptual fields）起作用。

“知觉域”随着身体的移动而改变，它与身体密不可分并包蕴着身体。它根源于大脑活动，但又限于头部。其它感觉印象依此类推，动物感觉的形成也莫不如此。心灵不仅在空间上超出了大脑，而且在时间上也超出了大脑。我们通过记忆和习惯与过去相关，通过意图和计划与未来相连，过去和将来都不是物质性的，却能通过记忆和选择影响现在。所以，心灵在时间中的延伸，就象一切自组织系统在时间中的延伸一样，既受到来自过去的形态共振的影响，又被将来的目标

所吸引。③

8、只有机械医学才有效

现代科学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标志是医学对人类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的提升。但现代医学在实质上是机械医学，它把人体视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结构-功能性机器，关注人体的物理和化学属性，遵循具有严格确定性的必然性和因果律，通过药物的发明和手术的应用，从外在方面来修复器官结构、发挥机体功能。由此，它把其它一切不符合这些特征的治疗手段统统斥之为非科学、巫术、迷信等。正是在这种强势的医学话语下才产生了百年来不绝于缕的中医存废之争。

实际上，迨自现代医学正值鼎盛的1980年代，对其它替代疗法的寻求已经蔚然成风，例如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充分肯定了针灸的广泛有效性。现代医学在理论突破和技术发明方面已经日渐疲缓，而研究投入和治疗费用却不断攀升，从深层次上来看它还存在下述缺陷：它强化了对人体的分析性机械思维，忽略了人体的有机整体性；它注重外在手段的运用，忽略了人体内在具有的康复、生长能力；它突出物质性过程的事后消极干预，忽略精神-社会因素、生活方式等的事前积极调节等。机械医学的盲点正是其它治疗方式的所长。“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医疗系统比排它性的机械医疗系统要更经济、更有效。”④

二、现代西方科学中的教条主义之原因解析

意识到教条的非自明性，是拆除僵化教条、复元认识生气的前提。而堪明教条主义

①Rupert Sheldrake, Jan., 2012, P285-303.

②例如美国文化学者保罗·康纳顿区分了三种明显的记忆申诉类型：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他认为前两种记忆类型已经得到了详尽研究，但第三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所以，康纳顿就着力研究了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传播形式的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参见《社会如何记忆》，保罗·康纳顿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

③Rupert Sheldrake, Jan., 2012, P305-335.

④Rupert Sheldrake, Jan., 2012, P406.

的根源，则是推动科学进步、实现文化更新的契机。我们认为，上述现代西方科学中诸教条主义的形成，下列因素至关重要：

1、西方特定文化传统的孕育

科学知识有公共性，但科学知识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氛围和土壤。前文所列诸教条都烙有深刻的西方文化印迹，是西方文化传统可能性的充分展开。

首先是西方哲学文化中的实体思维。哲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在西方文化的源头难分彼此，它们指向一个终极的目标：寻找万物背后统一的、永恒不变的始基。在希腊先哲看来，世间现象纷繁复杂、生灭变幻，但都虚妄不实。精神的职责在于穿越幻相，把握唯一的、绝对的、静止的、永恒的实在。这就是古希腊哲学所特有的实体思维，它们在多样中寻找统一、在相对中把握绝对、在有限中渴望无限、在暂时中追求永恒。没有这种追求至精、至纯实体的理性精神，科学不可能从原始神话、巫术和宗教中分离出来；但一任这种实体性精神彻底发挥，又必然会达到一个僵固硬化的界点，即形成无以进展、毋庸置疑的戒律和教条。

与实体思维密切相关的是二元分立的理论原则。实体的显现和强化意味着实体与非实体的相互对峙，不同的哲学家从各自的进路把握到了同一完整实体不同的分立面，并竖执着从非实体向实体的超越和提升，例如存在与非存在、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阿波罗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等。对于西方人而言，“必须设法在两者中生活，尽管这并不容易。这二者迥然不同，有各自的内在结构-----它们在历史上不断地相互作用，在人类事务中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相互纠缠，令人迷惑。”^①现代西方科学中的教条主义究其实质，是二元分立的意识在异质观点之间划开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西方文化工具理性的传统中潜藏着科学教条化的种子。科学的产生需要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求真尚智、目光高远的哲学传统和关注生活、脚踏实地的工匠传统。古希腊“最早的学者并不是直接着眼于行动，而是寻求基于理性的解释。是在这种解释和在

思辨之中，他们才间接地发现了行动的秘密。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所从出的新观点。”

②进入近代社会，这两种传统的对比却发生了逆转，工具理性开始压倒哲学理性，思想家们热衷于发现“新工具”、追逐“方法谈”。当务求实效的工具和方法成为第一目标时，与心灵和灵魂相契的人性关怀将逐渐淡出，而物质性的内容和机械性的形式则上升为新的教条。

2、现代科学自身的特质

现代科学最显著的特质是：其一，观察-实验手段。它主张建立可控制的实验，在特定化、理想化和标准化的情形下迫使自然界的外部现象和内在必然性袒露无遗。以此为基础，通过客观无偏的观察和全面细致的归纳，将知识从自然界中萃取出来。其二，数学-力学模型。它认为只有可度量的运动和广延性即物质的“第一性质”才是科学探讨的对象，“宇宙是一本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书”。数学不仅是“大自然的语言”，而且是保证知识明晰性、确定性的最高逻辑。其三，严格的可检验性。它声称未经实验证实的学说都不能被接受，清晰不是学说正当性的证据，要警惕“美丽的学说被丑陋的事实杀死”。

这三个特质是现代科学的奠基者们艰辛探索的结晶，它们既实现了结合：数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结合，造就了普遍承认、客观必然的知识；又完成了划界：使经验科学与思辨哲学分离，抛开无法感知、不能度量的形而上学问题。对象的明确和方法的完善，使科学插上了腾飞的双翼，它距离其它文化形式渐行渐远，却日益接近上述教条为它设定的阈限。

3、“科学世界观”(scientific worldview)对宗教的竞争优势

宗教是西方文化的母体，现代科学乃后起之秀。怀特海曾说：“除各种感官的冲动以外，对人类具有影响的两种最强大的普遍

①(美)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序”。

②(法)莱昂·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力量，一种是宗教的直觉，另一种是精确观察和逻辑的推理。”^①这两种普遍力量彼此似乎是对立的。在“科学世界观”的奠基人那里，宗教信仰与科学知识尚能共存，基督徒和科学家往往集于一身，最完美的万有引力模型也离不开上帝的最初推动，最严格的普遍怀疑也要依赖上帝的绝对支撑。但对峙的张力随着科学的发展在逐渐集聚。

到19世纪下半叶，现代科学快速发展中的每一个重大发现几乎都对宗教信条构成了巨大挑战。宇宙机器图像已经深入人心，“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向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②的物质成了在绝对均质空间里相互吸引、排斥、碰撞的惰性质料，人的心灵和精神丧失了独立的存在而沦为物质性大脑的副产品。宇宙的空荡和沉寂令发现它的科学家恐惧，他们在实验室里恪守无神论，在私人生活中又是虔诚的礼拜者。尽管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如伊恩·巴伯曾概括了二者关系的四种模型：冲突、分立、对话和整合。^③然而科学挑战宗教信条，宗教作出调整应对，鲜见相反的作用，这几乎成为二者互动的固定模式。在科学的强势面前，宗教已近乎权宜之计。作为“科学世界观”核心的上述诸观念遂成为科学极力维护、宗教难以撼动、民众习以为常的教条。

4、世俗现代性与“科学世界观”的共谋

从文化史上来看，世俗现代性与“科学世界观”是在互倚中彼此催生的。如所周知，《圣经》的智慧之树隐喻着知识之恶，亚当和夏娃只有“绝圣弃智”方可安享乐园，而偷窥智慧的后果是人开始背负了原罪。这样，对知识的探求总是伴随着某种不安——那是对神的冒犯！中世纪经院哲学纠缠信仰与理性的争执，宁肯探讨天堂里的玫瑰有无花刺，也不愿触及身边的日常自然，应当与这种潜意识有关。所以，当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号召人们探究自然时，他已经将知识由恶的诱因转化为善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自然的切身经验不仅开启了现代科学的大门，而且放逐了在天国里被囚禁已久的人类天性。

“科学世界观”和世俗现代性一旦从“潘多拉魔盒”里释放出来，便在相互支撑

中推展各自的强大逻辑。“科学世界观”以理性为精神内核，追求同一性、实证化的客观规律。这种精神原则落实到社会生活中，便是同质性、排他性、可以精确计算和严格分类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崇奉货币是最高通行证，财富是安顿人生的唯一居所，资本是货币权利和财富积累的源泉。这样，在“科学世界观”的理性精神内核中，却存在着与货币拜物教和资本崇拜相联接的通道。而作为世俗现代性基础的资本逻辑以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和物质化的工具主义为前提，将人和整个世界都视为它攫取利润的不以人意为转移的冰冷质料，这恰是“科学世界观”的社会版本。世俗现代性的滥觞和“科学世界观”的流行，一方面使现代性的启蒙价值和解放力量吊诡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钳固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使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相对真理性的“科学世界观”越出了自身的有效范围，成为不容置疑的刻板教条。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和现实界限大抵与此相关。

发端于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西方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它的霸道意向和实体风格又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英国物理学家大卫·伯姆认为：“我们必须有一种世界观，但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不容有探索和改变余地的绝对之物。我们须谨防教条主义。”^④我国有学者指出：“21世纪的新科学将是整体的科学，是揭示宇宙、生命和心灵三者‘大统一’规律”的“新道学”。^⑤我们相信，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现代西方科学将因从教条中的解放而获得新的、更大的活力，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文化形式将因共享探险而相互丰富和升华。

^①（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7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3页。

^③Ian G. Barbour. *When science meets religion*, HarperSanFrancisco 2000, P7-38.

^④（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⑤胡孚琛：“道学文化的新科学观”，《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

Criticizing on Dogmatism of Modern Western Science

Sun dezh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hina,
430063)

Abstract: Modern western science had been making great achievements from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But there are many concretionary dogmas in them from the view of the sense of wholeness and premise. In modern western world, a lot of scientific philosophers have put forward profound critiques on these dogmas, among them, Rupert Sheldrake' s resear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a series of recently books, he exposes many dogmas widely existed in modern western science community, such as mechanical viewpoint of nature, the total amount of matter and energy is always the same, the laws of nature are fixed, matter is unconscious, all biological inheritance is material, minds are confined to brain, memories are stored as material traces, mechanistic medicine is the only kind that really works, and so on. Based on these, this paper hold that the roots of these dogmas are complex, which include the special tradition of western culture, the speciality of modern science itsel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scientific worldview on religion, and the cooperation of scientific worldview with secular modernity.

Keywords: western science
dogmatism modernity
Rupert Sheldrake

e-mail : Sundzwht@163.com Tel: 13071289682
027-86819685